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十六章 報師父仇買摺彈參

話說那長工提起從先托夢之事，勸他去找辦法，不要灰心。達空聽了，不由得心中一動，立時便想起一個人來，打算前去請教，或者能夠打破難關，有了出路，也不可。你道他想起來的是誰，原來便是王頌周王大人，因為從先師父托夢，倚重的就是此人；如今機會已到，卻又生了阻礙，自然應該向他請教為是。想到這裡，便對李剛跟長工說了，兩人全都贊成，說人家作過大官的，一定能夠設法。達空是心急似火，既然尋思這條門徑，哪裡還肯耽擱，便立刻匆匆前往，到王宅去求見。門房替他回過了，引到裡邊，見著王頌周，行過了禮，剛才就座。達空還沒有開口，王頌周便先說道：「我看你今日的神氣有些不同，莫非有很重要緊的事麼？」達空道：「大人所見不差。小僧今日專程到府，實有非常重要之事，務請大人不棄，分心賜教才好。」王頌周道：「你就說罷，可是甚事呢？」達空道：「大人可曾聽見，花牌樓一案的正凶，已被保甲局拿獲，並且在公堂上業經吐露真供了麼？」王頌周聽到這裡，也不禁為之動色，便道：「果然會有此事，那麼你師父的冤屈，豈不就昭然大白於世了嗎！」達空說道：「當初一聞這意外的消息，小僧也是這樣想。不料情勢中變，竟有些不然起來。」王頌周搖頭道：「這話很怪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達空道：「請大人莫要嫌煩，容小僧慢慢細稟。」王頌周道：「很好，你就把事情的結末，對我說一說罷。」當下達空才把何別駕怎樣破案，金宏、李成怎樣招認，自己在保甲局遞的訴呈如何不見批示，後來由李剛偵探消息，方才知道原委的話，一一說了出來。

王頌周沉心靜氣的聽了半天，等到達空說完，又沉吟了一會，方才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想不到會生出這樣的變化。可憐你師父，以前無端慘死，今日還不能伸冤，這一番苦情，真乃世間罕有。」達空聽到這裡，不禁淚如雨下，便道：「此事還請大人代為設法才好。」王頌周搖了一搖頭道：「既然是制台不欲追究此案，你還能到哪裡去告呢？我縱然要代為設法，其如一籌莫展。」達空見說出這樣推脫的話來，可真有些急了，立時撲翻身軀，跪倒在地，眼中垂淚說道：「大人莫要見怪，當年師父托夢，請為主張公道，不是曾經大人允許麼？後來小僧造府面求，也曾蒙慨然允諾。那時大人還不憚煩勞，作了一篇異夢記，請諸位縉紳作證。雖然事隔多年，恰是言猶在耳。今日機會已到，全仗角力斡旋，大人怎能說出袖手不管的話呢？」達空說到這處，不禁伏地大哭。王頌周聽了這片言辭，不由得瞿然一驚，原來他年紀高大，前事已自有有些忘懷了，如今被達空一提，這才驚然想起，心中暗自盤算道：「不錯，這事我曾經答應過的，誰想卻應在今日。食言本不是一件好事，何況是對於死人，尤其不好，看來我倒有些責無旁貸了。」想到這裡，便道：「你不必如此悲傷，起來慢慢地商量，我總要給你設法就是。」達空見已經改了口氣，這才站了起來，拭去淚痕，再行就座。只見王頌周偏著頭想了一會，口中自言自語說道：「在本省裡，是沒有再大過制台的了。」他說到這處，眼光便看到達空的臉上。達空不假思索的就接口說道：「本省雖然沒有大過他的，難道出了本省，還沒有大過他的麼？」王頌周聽得這樣說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莫非說你敢告御狀去嗎？」達空毅然道：「為我師父報仇，縱然是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，何況是去告御狀。」他說這幾句話時，聲音慷慨，無論是誰聽了，也都能夠相信的。王頌周也頗為感動，把兩眼望著達空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你雖然有此志向，可惜是辦不到的。」達空道：「請問大人，怎麼會辦不到？」王頌周道：「九重深遠，呼籲無門，你的狀辭能夠達天聽呢？」達空經這一指點，便也悟會過來了，登時神氣之間極為懊喪，低頭躊躇了一會，方又向王頌周說道：「御狀既不易告，若到刑部衙門去上控，大人看是怎樣？」王頌周搖了一搖頭道：「這個辦法也不穩當。據我看是難以有成的。」達空聽了，便問是怎麼一個道理。王頌周道：「你若到刑部衙門去上告，把制台阻難這一層，是說明不說明呢？倘若說明，那便連制台都告在裡頭了。刑部要辦，也非奏明朝廷不可。我看部裡的堂官，未必肯於這樣辦。你要不把那一層說明，部裡一定要批駁，叫你仍回本省去告，因為你這一場官司，連臬台衙門都還沒有經過，怎麼就跑到刑部去告呢？」

像這樣兩頭一擠，可不是沒有辦法嗎？」

達空一聽，愣了半晌，方愁眉苦臉的說道：「照大人這樣講，豈不是哪一條路都走不通麼？想當初我師父托夢，本說機會到來，自能伸冤雪枉，莫非事到而今，全沒有應驗了不成？」

王頌周聽了這片話，神色動了一動，像是想起了什麼事情，隨又連連點頭，似有悟會之意。忽然用手把桌子一拍道：「我明白了，這件案子，還非奏明朝廷不可。」達空一見，不由得又驚又喜，趕忙問道：「大人何以見得呢？」王頌周手拈鬚鬚，很得意的說道：「這是因為你提起托夢之事，我回想前情，忽爾意有所觸了。想從前你師父給我托夢，說出那『天降大雪、穆如清風』的兩句話來，我問他怎樣解釋，你師父便用手一指，叫我向上觀看，我便見一輪光華燦爛的紅日，照在當空，卻飄飄揚揚地落下一天大雪。說也奇怪，你師父夢中的情景，本是很難看的，及至那雪花落在他的臉上，忽然丰姿如舊，變得很好看了。當時我喊了一聲『怪哉』，便爾驚醒。這些話，我以前不是都告訴過你麼？」達空聽到這裡，連連稱是。王頌周便又接著說道：「這個夢中的啞謎，直到今日，我方才有些領悟，從來按照書上說，日者，君象也，太陽照在當空，那就說的是，朝廷赫然在上，大雪白天而降，落在你師父臉上，能夠使他改變容顏。可見要昭雪此案，勢非上達天聽不可了。你看我的這種解釋，可還近情理麼？」達空道：「大人明見，確乎不錯。不過御狀既然不告不成，可怎樣方能夠上達天聽呢？」

此事還望大人分心，指一條明路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，意思是又要下跪。卻被王頌周攔住，道：「你且坐下，我一定替你設法就是了。」達空聽得這樣說，這才依舊坐下。

那王頌周翻了一翻眼皮，隨後又點了一點頭，像是已經有了辦法的樣子，便對達空說道：「此案若要上達天聽，最好是由御史專摺奏事，不但從中毫無阻撓，而且必能發生效力的。」

我看除此以外，是沒得善法的了。」達空聽罷，想了一想，意思像有些躊躇，便道：「大人說得固是，不過這個御史可向哪去找呢，要在陌生的人，豈不是不得其門而入麼？」王頌周道：「這一層，你不必發愁。那個御史，是有在這裡的。倘若叫你憑空去找，那可不是強人所難嗎？」說著，不禁微微一笑。達空道：「此是小僧愚昧多言，請大人不要見怪，只求一力成全，小僧師徒們是存歿咸感。」王頌周道：「你放心罷，一切全都好辦。至於這條門路，聽我慢慢地告訴你說。因為我有一位老寅姪，喚作周乃蕃，號叫錫三，現在作監察御史。他是少年科第，意氣發揚。平日對於朝政得失，原是很敢說話的。他不但是我的老寅姪，而且是我的老盟姪。雖然多年不曾見面，卻還書信往來。有時遇著便人，他也會從京師給帶些禮物，總還算看得起我。如今我修一封書，先托他一番，你自己帶著，前往京師，當面再說個詳細，想情他總不會不管的。」

達空聽到這樣，不禁心地豁然開朗，覺得事情的前途至此已算有了把握，趕忙起身離座，伏地叩首。王頌周道：「何必如此，我的話還不曾說完呢。」達空立起身形，王頌周命他照舊坐下，方又說道：「不過據我看，你到了京師，見著周御史以後，述說這件案子時，可應該有個斟酌。此事關係甚大，非同小可。」

達空見說得如此鄭重，連忙請教。王頌周道：「關於你師父以前的被害，所有一切情形，自然是要實說的。至於最近拿獲真凶，證明了你師父的冤枉，這事也當然照直的敘述。惟獨劉制台有意按下這件案子，可不必說出來。因為此事，倘若入了奏章，豈不是把制台都給彈劾了麼。我說這番意思，你可要明白，並不是因為制台官大，有意怕他，實在是為牽涉太大了，連朝廷都不好辦，於這件案子，是有損無益的。」達空聽了，連連稱是。王頌周又道：「你只須說這件案子，方在開始證明的時候，但因牽涉著一個現任道台，怎麼個督標參將，難保將來沒有情托賄買，所以必須歸到參案，方能望秉公辦理。他聽了你這話，將來上摺奏聞的時候，自然也就依此立言，不但沒有枝蔓，朝廷也就無所顧忌，事情豈不可以迎刃而解麼。」達空聽了，很感激的說道：「幸虧大人慮事周詳，預為指示，否則要再生了變化，可不是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嗎。」

王頌周點點頭，微笑說道：「不但如此，我還有幾句話，要跟你說呢。不過你要明白，我的這番意思，是期於事情有益，你可休要錯想了。」達空忙道：「大人有何訓示，務求愷切明言，小僧好遵諭辦理。」王頌周道：「不是別的，就是為那遞摺子的事。周御史那裡，由我給他去信，憑一個父執的面子，大約他總不能不管。不過你要知道，京官是非常清苦的，憑朝例發薪俸，是不夠一切開銷的。他們沒有法子，只好憑著自己的地位，謀些生路，這所謂不得已而為之，並不是什麼干犯法紀的事。就拿御史說，他們差不多就仗著賣摺子，作為一筆例外的收入。好在他們是言官，盡可風聞奏事，說對了，固然是好。就算說得不對，也沒有多大的處分。所以進退之間，是綽有餘裕的。至於花錢的多少，那就要看事情的重輕，及買摺子人的身份而定了。這一次，由我去托他，你自然可以不必花錢，不過要是一介不與，恐怕他的心裡也許不大舒服；再者，還怕他錯想了，以為我得了你的好處，卻拿著空話去利用他，那就於事情大大地不利了。因此我想了一折中的辦法，你到京師以後，可以買些衣料皮貨等物，價值約在百金內外，贈送於他，有我這封信，再有一份禮物，雙關著去辦，事情自然格外的有把握。好在你的廟裡也不會拿不出來的。」達空聽了，連連答應，隨又問道：「送百金的禮物，不嫌少麼？」王頌周道：「這是個適中的數兒，也就不算少了。其實要送他一百兩銀子的摺敬，只怕比著禮物還要得用呢。不過關礙著我的面子，恐怕他不好接受就是了。」達空聽到這裡，猛然的心中一動，早已另有辦法，不過當時不便言明，隨又說道：「小僧還有一點愚見，不知是否可行，還要請大人指示。」王頌周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只管說罷，何必如此。」達空道：「將來給周大人送禮物之時，只作為出於小僧的一番誠意，大人並不與聞，這麼一辦，似乎是把兩邊的面子，都諒開了，不知可使得麼？」王頌週一聽，連連點頭，很高興的說道：「好極了，最妙就是這麼辦。難為你的心思如此精細。」跟著問達空預備幾時動身？達空說道：「小僧恨不得立時動身，只要大人把信賞下來，那就沒有什麼耽擱了。」王頌周道：「這個好辦，我當時就可給你寫，好在用不著細講，一切你可以跟他面說的。」達空聽了，自然感激不盡。

當時王頌周果然便伸紙濡毫，不一會的工夫，就寫了兩封信，信的封皮上寫著住址。其中一封信的信皮寫著面呈的字樣，隨向達空說道：「這一封信，是介紹你跟他見面，只言有事相求，並沒有提明是什麼事情，你交給門房，呈了上去，自然就可以見著他。等到會面以後，你再自己遞上那封信去，免得叫外人經手；再者恐他不在宅裡，中間出了失閃，此事關防甚大，不能不有個仔細。」達空聽了，連連稱是。當下取了書信，起身告辭，並說：「准在日內起程，不再到府叩辭的了。」

及至回到廟內，便忙著張羅一切，第一件要緊的，就湊集了三百兩銀子的現款，恐其路上帶著不便，便在第二天，送到一個相熟匯票莊內，取了兌條，言明到北京以後，再從他們聯號裡支用。此事辦妥，其餘皆無關重要。李剛已經曉得底裡，不過達空是關三的囑咐他，千萬謹守秘密，休得洩漏一字。因為小吉祥兒粗鹵，所以並未曾使他與聞。他只曉得達空要到北京而去，便吵著鬧著要一同前往。達空怕他惹事，費了許多唇舌，還有他舅舅吆喝著，才算攔住了。只帶著那個長工沿途作伴。於路行程，無庸細表。到了北京，住了客店，次日拿了兌條，到匯票莊上去，叫給開了一張二百兩的銀票。其餘的一百兩，要了散碎的銀子。又在街上買了兩個紅封套，一個大紅手本，這才仍回店房，在那手本上，寫了一行恭楷的小字，是江蘇大慈寺主持僧達空。那個封套，在一個簽條上，寫了摺敬二字，旁邊又注了二百兩三個小字。那一簽條上，寫的是門敬二字，旁邊又注上四兩兩小字。隨即把票子現款都裝好了。

原來達空聽了王頌周的話，知道送禮物不及送銀子，尤其是送一百兩銀子的禮物，不如加倍送二百兩銀子的現款，可以討得人家的歡喜，既然是有求於人，自當投其所好，只要能夠立言得體，對方也沒有什麼難於接受的。這也是他急於給師父報仇，所以才有這種精心用意的打算。至說到門敬一層，那更是他揣摩的地方，因為俗語說得好，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纏。尤其是仕宦人家，照例禁嚴，你要不是把這一關打通，休想能跟主人會面，豈可惜小費而誤大事。講到辦法，當然就是送銀子嘍。

當下達空把一切都預備好了。到得吃晚飯以後，這才一個人出了店房，悄悄地來到周御史宅前。只見雙扉左右分開，過道門燈明亮，便上得台階，走了進去，站在門房以外，先輕輕地咳嗽了一聲，然後才說了一聲回事。只見裡面慢條斯理的說道：「進來。」達空拉開風門，走進去時，只見一個三十多歲的人正坐在燈底下聞鼻煙。臉上的神氣，大有高不可攀的樣子，不問而知這就是門政大爺了。只見進來的是個和尚，也不起身，也不讓座，只翻著白眼珠看著。達空走上前去，賠著笑臉說道：「我是從南京來的，有從先作過桌台的王大人的書信，特來稟見大人，請勞駕給往上一回。」再說那位門政大爺聽了這一套話，把面孔板著，端然坐在那裡，還不曾表示可否，幸虧達空能夠見機，看出神色有些不對，沒有容他開口，趕忙先把那門敬的封套取了出來，臉上帶著笑容，雙手向上一捧。

說也真快，那位門政大爺立刻就站了起來，因為這外宗收入，是他見慣了的，一見和尚掏出個紅封套來，裡頭鼓鼓囊囊，便曉得要銀子入腰，再用眼眼角向那封套一溜，那門敬的兩個大字是不用說，就連四五個小字也自看得清清楚楚，立時不由己的早滿面堆下笑來。要據那種神氣，好比是久客回家，驟然看見了親人一樣。此時達空已是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，請留下喝點茶罷。」門房眉開眼笑的說道：「這個可以不必的了。」達空道：「區區不成敬意，最好請不要推辭。」

說著，遞了過去。門房接了過來道：「如此我就依實了。」他隨手放好，便又向達空問道：「師父，你帶來名帖了麼？我就到上邊替你回去。你坐著略候一候，管保大人一定要見的，這事全都包在我的身上。」達空把手本跟頭一封信，取了出來道：「我這裡有手本同王大人的信，就請多多的分心罷。」門房接過來，笑道：「何必手本呢，你們佛門弟子，是最尊貴的，我們常聽見人家講究過，是什麼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簡直的說，要是當了和尚，比著作了官兒，還要大咧。」達空一聽，也不由得笑了。那時門房已是拉開風門，走了出去。工夫不大，回來說道，大人在書房中請見，因為在夜裡，也不到客廳迎接了。當下門房在前引導，達空後面相隨，少時到得書房，門房替把風門拉緊，見賓主已經見面，便自去了。

單說達空進到裡面，見燈光之下，一張紅木椅子上，坐著那位周御史，年紀約在三十來歲，白生生的面皮，瘦瘦的臉兒，精神透著很好，便忙走上前去，俯手合掌說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小僧這廂有禮了。」這位周御史，總算關係著老盟叔的面子，慢慢站起身形，拱了一拱手，說了一聲少禮，隨即自己先行坐下，向對面的椅子一指道：「請坐。」達空見那位周大人派頭很是不小，便不敢跟他抗禮，就在茶几旁邊一張小凳子上，側身坐下。那時已有伺候，獻過了茶，退了出去。周御史便向達空說道：「王大人的書信，我已經看過了，說你有事前來，但不知是些什麼事？」達空聽到這裡，趕忙起身取出第二封信來，雙手遞將上去道：「請大人再看看這一封信。」周御史接過來，臉上的神色不由得動了一動，這是因為他見如此機密，一定不是尋常事件，當時把信拆開，留神觀看，只見他有些皺眉，有時搖頭，神情很透著激動。看完了以後，方向達空說道：「王大人的信內，也只說得一個大概，一切詳情，還須叫你跟我面談的。」達空先應了一聲是，然後說道：「小僧因為師父冤死，抱恨多年，如今雖然得了機會，但苦於有心無力，幸蒙王大人指示，命來叩求大人，好雪此覆盆之枉。」周御史道：「你就先把經過的情形，對我說一說罷，俟我聽了以後，那時再定行止。」達空站了起來，走到周御史對面的椅子側身坐下，然後說道：「請大人恕小僧僭妄，因此事不便高聲談論的，所以願得前席陳辭，也好免屬垣有耳。」周御史點了一點頭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你就說罷。」達空這才放低了聲音，把以前一切的經過，簡要說明，但是重要的地方卻絲毫不曾遺漏。至說到案情大白以後，只依從王頌周所囑，僅作為防患未然的意思。

劉制台不願詳究一層，卻不曾吐隻字。周御史聽完了以後，便道：「果有這等事，真乃冤枉極了。想你既有王大人指引前來，其中當然沒有什麼虛偽。」達空聽到這裡，忙著站起來說道：「小僧在大人台前，倘有片言謬妄，定為神明誅殛。」他說這幾句話時，確乎是精誠達於目的。周御史聽了，像是也有些感動，便點了一點頭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必要將此事專摺入奏，上達宸聽的。」達空一聽，立時拜倒在地，口中說道：「小僧先謝過大人。」周御史總算不錯，居然站起，說道：「此事是我職份所關，你何必言謝。」達空立起身形，趁勢便將那摺敬的封套，從懷中取出，恭恭敬敬，放在桌上。周御史眼光到處，早已看得明白，臉上雖然不曾透著歡喜，然而卻也沒有不願意的神情，他不容開口，便先問道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達空低聲下氣地說道：「此是小僧區區敬意，不過欲行心之所安，還請大人不要見怪。」周御史皺著眉道：「我已允你的所求了，又何必要多此一舉呢？」達空道：

「只為大人允諾在先，方敢以此奉瀆；否則小僧天膽，亦不敢有累大人清操。」周御史聽到此處，微然一笑：「你這話倒很有些費解呢。」達空道：「倘使大人不允，小僧遽有饋獻，豈非近於暮夜苞苴，有些妄測高深麼？今大人既已慨然允諾，足見是正色立朝，為人雪枉，一片心事，有如白日青天，決無其他動機在內。小僧至此方敢略行心之所安，始有這番芹獻之舉了。」周御史見他立言如此得體，心中自是高興，但因關係王頌周的面皮，究覺得難以接受，便道：「你的這番意思，我知道就是了。你把它收回去，就如同我受了一樣。」達空見周御史是和顏悅色的說，並不曾表示堅拒之意，曉得這是自抬身份，必須拿話去扣他，彼此方能合拍，便道：「小僧斗膽要說幾句冒犯的話，難道只許大人作臣子的，對於朝廷去盡自己的職份，就不許人家作徒弟的，對於師父略盡寸心麼。想當年慘案發生，小僧曾經對天賭誓，倘得有一天能夠替師父申冤雪枉，縱使捐軀糜頂，亦所不惜。如今天可憐見，得遇大人作主，莫非就要忘卻前言麼？所以這一點區區之意，並非直接的饋獻大人，實乃出於小僧反本之心，藉此好報答師父。在小僧與之合義，在成人取不傷廉，怎能夠拒絕不受呢？」達空說到這裡，留神看周御史時，見他滿面上已是一片允許之意，隨道：「況且小僧這一點誠心，只藏在心中，就連王大人面前，都不曾提及，此後亦絕不向人前道及隻字。」

因為此事，只欲求心之所安，對得起我那死去的師父，別人焉能與聞呢，小僧言盡於此，大人要是一定不受，是使我神明內疚寤寐難安了。」

再說周御史，見達空善於措辭，已是打算不再推卻，及至聽到最後那幾句話，曉得收下這一筆摺敬，除去授受之人，並無第三者得知此事，更覺得這個和尚心思縝密，體貼入微，不由得滿面堆笑說道：「既是你這樣說時，我不妨收下就是了。」達空見大事已妥，連忙致謝。從來無論什麼人，只要接了人家的錢，便能透著和藹，此時周御史，便不像以先那樣板著面孔了，先向達空問了幾句王頌周起居，以及沿途來京的狀況，後來便說遞摺子的事，自當從速辦理，叫他只管放心。達空知道送的這筆摺敬的事，業經發生效力，事情已妥，不便久留，隨即起身告辭。周御史喚人把他引導出去，自己送到書房門外，面子已是很好了。

暫且不表達空回去，單說周御史此時興致勃勃，有此一舉，堪稱是名利兼收，便在燈下草起草稿來。諸位不要笑他眼孔太小，憑著一位身列台諫之人，怎麼見了二百兩銀子，就這般興高采烈的肯於為人利用呢？須知御史本是窮官，有那不敦品行的人，不問事情的是非，只要使人家幾十兩銀子，就肯顛倒黑白，專摺奏事，那豈不是下流麼？且說周御史的手筆本來是好的，更兼此時興會淋漓，文思雲湧，真個是下筆千言，文不加點，只用了一點多鐘的工夫，已把奏稿起好。他那摺中的主義，是說人命不可枉，官邪不可縱，此乃治體攸關，曷容盛朝有關，臣既灼有所見，未敢壅於上聞云云。這種議論，稱得起是即小見大，足使閱者動容。當他寫好以後，自己又從頭至尾的看了一番，覺得十分滿意，便預備著明日騰清，後天入奏。